

226
52
7

戴望舒詩 全編

浙江文藝出版社

封面设计 梁 珊

戴望舒诗全编

梁 仁 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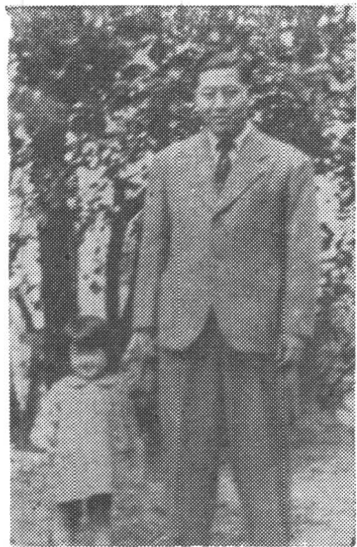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3 插页4 字数492000 印数25000—40000
1989年5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2次印刷

ISBN 7-5339-0120-7/I·118 定 价: 7.90 元



作者1942年摄于香港



● 1940年戴望舒与长女戴咏素
于香港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萬年後少花的怪呼
透過無夢無醒的寒霧，
來振撼我斑斑的彩翼。

● 戴望舒手迹

出版说明

以“雨巷诗人”闻名我国诗坛的戴望舒，是我国现代派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实践与理论主张，在我国新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面对汹涌澎湃的大革命时代巨澜，戴望舒经受了幻灭的感情挫折，又在绝望和怅惘的泥潭里挣扎过，但他始终没有泯灭掉对于光明的追求。他以他全部的诗作，呈现出苦难中国的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复杂而痛苦的心灵历程。正如诗人艾青所概括的：“每个诗人走向真理和走向革命的道路是不同的。望舒所走的道路，是中国的一个正直的、有很高的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的道路，这种知识分子，和广大劳动人民失去了联系，只是读书很多，见过世面，有自己的对待世界的人生哲学，他们常常要通过自己真切的感受，有时甚至通过现实的非常惨痛的教育，才能比较牢固地接受或是拒绝公众所早已肯定或是否定的某些观念。而在这之前，则常常是动摇不安的。”（《望舒的诗》）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为左联最早成员之一的戴望舒，在写下《元旦祝福》、《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之前，不仅写过《雨巷》、《我的记忆》和《乐园鸟》，还写过《断指》、《村姑》乃至《流水》和《我们的小母亲》这样的诗了。戴望舒的早期诗作尽管没有越出个人的小天地，但却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折射着那个时代的“大世界”。在中国新诗史上仍然不失它的重要的代表意义。

戴望舒不仅在新诗艺术上进行着勇敢的、不懈的探寻和

创造，还以严谨而又独具特色的艺术实践和大量精美璀璨的译诗，拓宽着新诗的发展路径，在中国现代新诗第一个十年所开创的新传统、新方向中，在革命现实主义诗歌和后期新月派浪漫主义诗歌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又展示了现代派象征主义的新天地，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和西欧现代主义敏感、复杂的情愫之间架通了桥梁。应该说，无论是透过感觉、想象和朦胧的情绪所展示的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还是在新诗艺术成长长途中的试验、突破、创新，戴望舒都给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一笔不算吝啬的历史财富。不管从积极方面去汲取，或为了消极方面的鉴戒，都值得我们今天进一步认真地研究探讨。

为了给研究评论家和新诗爱好者提供一份完整的原始材料，我们特编辑出版这部《戴望舒诗全编》。全书共三个部分：创作诗、译诗和诗论。现将编辑中的一些情况，说明如下：

（一）创作诗部分，按诗人生前已出的四种诗集：《我底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的次序分编四辑，未曾入集的四首，编为《集外拾佚》一辑列后。为保存作者编集时的原貌，各集中重复的诗篇不再重排，只在目录中仍列出题目，并注明该诗已出现的页码。历次编集时作者曾对许多诗篇作过不少删改润色，为了真实反映诗人创作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他在艺术上苦心孤诣地孜孜探寻，我们在目前所能收集到的材料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校勘，加注说明。对少数明显的讹误，作了改正。

（二）译诗部分，按照诗人准备单独成集的意愿，或已经出版的单行本，并根据原作者的生卒先后，分别编辑排列。其中《道生诗集》的《道生传略》及五首诗作译者未曾翻译，本

书只在目录中保留了题目，译文阙如。对于影响诗人较深的法国和西班牙诗作，分别编为《法国诗选译》和《西班牙诗选译》，各成一辑。其余译诗则全部收入《散译各国诗作》辑中。诗人在大部分译诗之后写有《译后记》或《译者附记》，有的还翻译了有关的评论长文附后。这些“后记”或“附记”，要言不烦，独到精当，可当作望舒诗论的补充来读。本书均悉数编录。对译者未作介绍的少数外国诗人、诗作，编者在各辑的内容提要或脚注中作了简要的补充。

（三）诗论部分，只收集到三篇，虽数量不多，却值得重视。它不仅是戴望舒诗海探幽的理论结晶，创作实践所遵循的准则，甚至可以视为我国现代派象征主义诗歌的纲领性宣言。它是中国现代白话诗发展到某一阶段所取得的成就的一个标志。第一篇《诗论零札》初次发表和收入《望舒草》时为十七条，收入第三本诗集《望舒诗稿》时，诗人删去第四条，为十六条。现仍将全文十七条收入，为的是让读者了解诗人诗见发展的轨迹。第二篇《诗论零札》曾发表于1944年2月6日香港《华侨日报·文艺》第二期，近年来已难得见到，弥足珍贵。

本书承梁仁同志精心编纂，编辑过程中，得到诗人生前挚友施蛰存先生的热情支持和悉心指导，施先生以耄耋之年扶病为本书撰写引言，令人感佩，谨在此致以衷心的敬意和感激之忱。又蒙陈子善、蓝棣之等同志热心支持，均此一并致谢。

戴望舒在新诗园地的劳绩，包括创作诗，译诗和诗论，相信还不止本书已经收集到的这些，热切地期待着海内外有心有识之士，提供线索、贡献珍藏，俾本书再版时，能够更加完整和丰富。限于水平和见闻，本书编辑工作定有不当之

HG16/08

处，希望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教。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8年5月

引 言

施 蛰 存

戴望舒生前印过四本诗集。第一本是《我底记忆》，1929年4月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水沫书店是刘呐鸥、戴望舒和我合作经营的一个小出版社。当时我们都是文学青年，年少气盛，想介绍一点外国文学，也想自己创作一点文学作品，每天总得动动笔头。可是积稿甚多，总是很不容易找到肯为我们印行的出版商。一赌气，我们就自己办起一个出版机构。刘呐鸥出钱，我和望舒出力，我们劳资合作，首先印了我们自己和朋友的创作。定名为《水沫丛书》。二年之间，印出的诗集有望舒的《我底记忆》和姚蓬子的《银铃》，小说集有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我的《上元灯》和徐霞村的《古国的人们》。

望舒的诗，虽然已在《小说月报》等文学刊物上发表，开始引起文艺界的注意，但是他的诗集还送不进上海几家新文学书店的大门。第一是因为诗集的销路打不开，第二是因为作者的名声还不够。我们自办书店，印出自己的作品，可以说是硬挤上文坛。望舒的《我底记忆》，也是硬挤上诗坛，书虽印出，还不能说是有了客观的需要。

《我底记忆》出版之后，在爱好诗歌的青年读者群中，开始感觉到中国新诗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望舒的诗，过去分散发表在不同的刊物上，读者未必能全都见到，现在结集在一本诗集中，它们的风格呈露了。在当时流行的新月派诗之

外，青年诗人忽然发现了一种新风格的诗。从此，《我底记忆》获得新诗读者的认可，标志着中国新诗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

水沫书店因淞沪抗日战争发生而歇业，《我底记忆》和其他的书都绝版了。1932年，我为现代书局编《现代》文学月刊，为望舒发表了新的诗作和《诗论零札》，在青年诗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各地都有人向书店中访求《我底记忆》，可是已无货供应了。于是我请望舒再编一本诗集，列入我编的《现代创作丛刊》，由现代书局出版。我的原意是重印《我底记忆》，再加入几篇新作诗就行了。岂知望舒交给我的题名《望舒草》的第二本诗集，却是一个大幅度的改编本。他把《我底记忆》中的《旧锦囊》和《雨巷》两辑共十八首，全部删次，仅保留了《我底记忆》一辑中的八首诗，加入了集外新诗，共四十一首，于1933年8月印出，杜衡为撰序文。

《望舒草》的编集，表现了望舒对新诗创作倾向的最后选择和定型。在《我底记忆》时期，望舒作诗还很重视文字的音韵美，但后来他自我否定了。他的《诗论零札》第一条就是“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为了符合他的理论，他编《望舒草》的时候，才完全删汰了以音韵美见长的旧作，甚至连那首脍炙人口的《雨巷》也不愿保留下来。这样，《望舒草》就成为一本很纯粹、很统一的诗集。无论在语言辞藻、情绪形式、表现方法等各方面，这一集中的诗，都是和谐一致的，符合于他当时的理论的。这本诗集，代表了戴望舒前期诗的风格。

现代书局于1935年歇业，《望舒草》也绝版了。上海杂志公司老板张静庐，曾经是现代书局的经理，知道望舒的诗能有销路，他就请望舒再编一本诗集应市。这时候，望舒从法

国回来不久，住在上海，未有工作，没有固定收入，可是已结婚成家，又碰上父亲故世，有老母要养，因而生活相当窘迫。幸而承胡适之为他介绍给中英文化教育基金会，请望舒从西班牙文译《堂·吉珂德》^①。每月交译稿三万字，基金会每月付他预支稿费二百元。依赖这一笔收入，望舒的生活才得安定下来。可是每天一千字的译文加详注，要占了大半天时间，此外，他还在很高兴地办《新诗》月刊，计划印行《新诗丛书》，自己就反而没有诗了。

编第三本诗集，不得不把《我底记忆》中被删汰的十八首又全部收进去，加上《望舒草》和五、六首新作，一共六十三首，题名《望舒诗稿》，于1937年1月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这本诗集出版的时候，我不在上海。当年8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我到昆明去了，直到八年以后，胜利复员回上海，才得到一本。这本《诗稿》的“目次”页上，第一篇是《自序》，但书中并无序文。我查了四、五个印本，都无序文。可知是急于出版，来不及等作者的序文，而目录上却没有删掉。

《望舒诗稿》不是一本理想的结集。在作者，它是为微薄的生活补贴而编的；在出版商，它是为“生意眼”而印的。因此，要求内容多些，印刷快些。全书的排字、校对，都很草率，误字、夺字不少。也有一些文字似乎是作者自己改的，我觉得有几处改得反而不及原作。

1938年至1947年，望舒旅居香港，他的诗都发表在香港报刊上，我很少见到。1948年，他回上海，把战时所作诗二十五首，编为《灾难的岁月》，由上海星群出版社印行。这是他的第四本诗集。望舒在香港，在一个文化人的岗位上，做

^①望舒译作《吉珂德爷》。此书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没有译完。

了不少反帝、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文化工作。他翻译了西班牙诗人的抗战谣曲，法国诗人的抵抗运动诗歌。他自己的创作，虽然艺术手法还是他的本色，但在题材内容方面，却不再歌咏个人的悲欢离合，而唱出了民族的觉醒，群众的感情。尤其是当他被敌人逮捕，投入牢狱之后，他的诗所表现的已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了。

望舒作诗三十年，只写了九十余首，论数量是很少的。但是这九十余首所反映的创作历程，正可说明“五四”运动以后第二代诗人是怎样孜孜矻矻地探索着前进的道路。在望舒的五本诗集中，我以为《望舒草》标志着作者艺术性的完成，《灾难的岁月》标志着作者思想性的提高。望舒的诗的特征，是思想性的提高，非但没有妨碍他的艺术手法，反而使他的艺术手法更美好、更深刻地助成了思想性的提高。即使在《灾难的岁月》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像《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待》这些诗，很有些阿拉贡、爱吕雅的影响。法国诗人说：这是为革命服务的超现实主义。我以为，望舒后期的诗，可以说是左翼的后期象征主义。

望舒于1950年2月28日在北京病故。1957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请艾青选编了一本《戴望舒诗选》。这个集子是从《望舒诗稿》中选录了二十三首，从《灾难的岁月》中选录了二十首，合共四十三首，有艾青的序文。在当时的文艺气候中，这个集子是选得很妥当的，可以看到望舒诗艺的整个历程。这是望舒的第五本诗集，他自己不及见到的。

1957年以后，由于政治波涛的几度腾涌，文艺路线愈“左”愈窄，望舒的诗被冷落、被埋没了几乎二十年。但是，有一位台湾诗人痖弦，却在七十年代编出了一本《戴望舒集》，以应需要。可知在这一段时期，望舒的诗不行于大陆，却

为海峡彼岸的青年诗人所重视。这是望舒的第六本诗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出现了新的气象，文艺界也生动活跃起来。有许多新的青年诗人涌出，大胆地突破旧教条的枷锁，写出了现代型的新诗歌。于是就有人想起了戴望舒，要找他的诗集来参考和借鉴，也有不少学者，在搜集他的有关资料，作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工作。

青年诗人周良沛费了不少精力，搜集望舒的全部诗作，共得九十二首，编为《戴望舒诗集》，保留了艾青为《诗选》写的序文，又请卞之琳写了新序，卷尾有周良沛的《题记》，详细叙述编辑这本诗集的经过情况和校读观感，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1月印行。这是望舒的第七本诗集，可以说是最完全的诗集。可惜的是，此书排字、校对太草率，有许多误字，夺字，甚至有遗漏一整段的。

1983年，香港三联书店希望有一本戴望舒的选集，列入他们的《现代中国作家选集》丛书，委托我和应国靖从事编纂。当时我病住医院，精力不济，无法多动手。因此，除了写一篇《引言》，并提供一些资料之外，所有的工作都是应国靖做的。这是戴望舒的第八本诗集，书名就称《戴望舒》。虽然列入选集丛书，实已收入了全部诗作。此书已于1987年11月在香港出版，不久将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一个国内版。

望舒初期的诗，有很浓厚的中国古诗影响。及至他沉浸于法国诗，才渐渐地倾向欧洲现代诗，竭力摆脱中国诗的传统。他一边翻译介绍外国诗，一边从中吸收自己所需要的养料。湖南人民出版社从1981年开始编印了一套《诗苑译林》，委托我收集望舒的译诗，编一个集子。我很高兴地接受这个

任务，花了一年时间，编出了《戴望舒译诗集》，在1983年4月出版。

从这个译诗集，我们可以看出望舒的译诗工作是和他的创作互为影响的。初期的戴望舒，从翻译英国颓废派诗人道生和法国浪漫派诗人雨果开始，他的创作诗也有些道生和雨果的味道。中期的戴望舒，偏爱了法国的象征派诗，他的创作诗就有些保尔·福尔和耶麦的风格。后期的译诗，以西班牙的反法西斯诗人为主，尤其热爱洛尔迦的谣曲，我们也可以在《灾难的岁月》中，看到某些诗篇具有西班牙诗人的情绪和气质。《戴望舒译诗集》首先是研究戴望舒创作诗的参考资料，其次才是作为一本优秀的译诗集，为文艺读者介绍外国诗歌。最近香港报上有人评介这个译诗集，也曾将望舒的译诗和创作进行比较，而认为读了此书，“好像读到了比其他译诗集更多的东西。”^①

戴望舒，作为一位新兴诗人，成名于三十年代初。他的三本诗集也都是出现在三十年代。它们虽然极为文学界所注目和赞扬，它们的风格也确曾影响了许多同时代诗人，但是这几本诗集都只印了一、二千本。四十年代出版的《灾难的岁月》听说只印了五百本。这些诗集如果能够卖完，已经算是新诗集的畅销书了。《戴望舒诗选》出版于1957年，正是批判胡适、胡风、《红楼梦》研究的高潮刚才退落，反右的大浪正在涌起，解放前一切文艺作品没有人读的时候，这本诗集却静悄悄地印行了一万八千五百本。1981年的四川版《戴望舒诗集》，初版印八千五百本，同年12月再版，累计到三万八千本。听说后来有三版本，不知印了多少。《译诗集》的初

^①见1988年4月27日香港《星岛晚报》载叶彤作《翻译与表达》。

版也印了四千二百二十本。这一系列数字，说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三十年间，文艺书的一般读者和文学研究工作者，青年诗人，猛增了三、四十倍。这岂不是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的现象吗？可悲的是，望舒已不能知道，他的诗，非但没有被时代所淘汰，反而使他的声誉更盛于生前。

浙江文艺出版社有一个计划，要为本省诗人印出一系列的“全编”。已出版的第一种是《徐志摩诗全编》，获得读书界的高度评价。现在打算将戴望舒的创作诗、译诗和关于诗的一切杂文零札，汇入一编，为《戴望舒诗全编》。我以为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对望舒诗的爱好和研究者、图书馆和藏书家，都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编者要我给这个《全编》写一篇序文，我既乐观其成，当然义不容辞。不过，关于望舒的诗，我已写过好几篇文章，不可重复，但又无法不重复。因此，只能以叙述望舒诗集的版本为纲，顺便涉及一些我所知道的有关情况，供读者参考。

1988年5月25日

目 录

1 引 言 (施蛰存)

1 我 底 记 忆

3 旧 锦 囊

3 夕 阳 下

4 寒 风 中 闻 雀 声

6 自 家 伤 感

7 生 涯

9 流 浪 人 的 夜 歌

10 Fragments

11 凝 泪 出 门

12 可 知

14 静 夜

15 山 行

16 残 花 的 泪

18 十 四 行

20 雨 巷

20 不 要 这 样 盈 盈 地 相 看

22 回了心儿吧

23 Spleen

24 残叶之歌

26 Mandoline

27 雨 巷

29 我底记忆

29 我底记忆

32 路上的小语

34 林下的小语

36 夜 是

38 独自的时候

40 秋 天

42 对于天的怀乡病

44 断 指

47 望 舒 草

49 序（杜衡）

我底记忆（诗略，见29页）

路上的小语（诗略，见32页）

林下的小语（诗略，见34页）

夜（原题作《夜是》。诗略，见36页）

独自的时候（诗略，见38页）

秋（原题作《秋天》。诗略，见40页）

对于天的怀乡病（诗略，见42页）

57 印 象